





从锦系町车站走过五分钟就到了“玛莉安”，店址位于酒廊杂处的大楼五楼。建筑老旧，电梯也是老式的。

草薙看看表，才刚过晚间七点，他算准这时候应该还没什么客人。为了好好打听，他想避开忙碌的时段。不过，真怀疑这种破地方的店生意能好到什么地步？他看着生锈的电梯墙壁想。

但他一走进“玛莉安”就吓到了，因为超过二十张以上的桌子已坐满了三分之一。看服装似乎多半是上班族，不过也有些人看不出做哪一行的。

“之前，我去银座的酒廊打听消息时，”岸谷在草薙耳边啜喏，“那里的妈妈桑还说，泡沫经济时期每晚报到的人，现在不晓得都在哪喝酒。原来是流落到这种地方了。”

“那倒不见得。”草薙说，“人一旦尝过奢华的滋味，就很难再降低水准。在这喝酒的人，应该和银座族不同。”

他喊来服务生，说要跟负责人谈谈。年轻服务生的殷勤笑容顿时抹去，遁入店里后方。

最后又出现另一个服务生，将草薙两人带往吧台。

“请问要喝点什么吗？”服务生问。

“那就来杯啤酒吧。”草薙回答。

“这样没关系吗”等服务生离开后，岸谷问道，“我们正在执勤耶。”

“如果我们不喝点什么，其他的客人会起疑心。”

“那喝乌龙茶不就好了。”

“两个大男人，会为了喝乌龙茶跑来这种店吗？”

正当两人这么斗嘴之际，一名身穿银灰色套装、年约四十的女子出现了。浓妆艳抹头发高高挽起。虽然很瘦，仍不失为一个美女。

“欢迎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女人压低了声音问，唇角流露出笑意。

“我们是警视厅的人。”草薙也低声回答。

一旁的岸谷把手伸进西装内裤，草薙制止他后，再次看着女人。“应该拿出证件证明身份比较好吗？”

“不，不用了。”她在草薙身旁坐下，同时放下名片，上面印着“杉村园子”。

“你是这里的妈妈桑吧？”

“名义上算是。”杉村园子微笑点头，看来她无意掩饰自己受人雇佣的身份。

“生意挺不错的嘛。”草薙环视店内说。

“那只是外表，这间店是老板开来节税用的。就连捧场的客人，也都是和老板有关的人。”

“这样子啊。”

“像这种店，谁晓得哪一天会变成怎样。也许小代子选择开便当店才是正确的。”

虽然说的很低调，但爽快提到前任者名字的态度，令草薙感到她还是自有她的尊严。

“之前，我们的刑警应该已经来打扰好几次了。”

园子颌首。

“为了富坚先生的事，来过好多次了，多半都是由我出面。今天还是为了那件事吗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再三叨扰。”

“我也跟之前来的刑警先生说过了。如果怀疑靖子，那你们肯定搞错了，因为她根本没有杀人动机。”

“不，谈不上怀疑。”草薙堆出笑容，摇手说，“因为搜查迟迟没有进展，所以我们只好换个想法重新开始，所以才会来拜访你。”

“重新开始啊。”杉村园子小小吐出一口气。

“听说富坚慎二先生在三月五日那天来过。”

“是的。好久不见了，况且，也没想到那个人事到如今还会来这里，所以我吓了一跳。”

“你以前就见过他吗？”

“只有两次。我以前也在赤坂，和靖子在同一家店上班。那时，曾经见过他。当时那个人手头很阔绰，穿着打扮也很气派……”

她的语气似乎表示，久别重逢的富坚已经了无昔日风采。

“富坚慎二先生好像很想知道花冈小姐的下落，是吧？”

“我想应该是想复合吧，不过我可没告诉他喔，因为我很清楚那人让靖子受了多少罪。没想到，那个人又到处去问店里其他女孩。我以为店里现在应该没人知道靖子的事所以一时大意，偏偏还有一个女孩，去过小代子的便当店。那个女孩，好像连靖子在那工作的事也告诉富坚先生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草薙点点头。如果要靠人脉混饭吃，是别想完全隐藏行踪的。

“工藤这个人，常来这里吗？”他换个问题。

“工藤先生？开印刷公司那个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他常来呀。啊，不过，最近好像很少出现了。”杉村园子侧首不解，“工藤先生怎么了？”

“听说花冈靖子以前陪酒时，他很捧她的场。”

杉村园子嘴角放松地点点头。

“是呀，工藤先生好像很照顾她。”

“他们两交往过吗？”

草薙这么一问，她歪着头，沉吟良久。

“是有人这么怀疑过，不过我看应该没有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靖子以前在赤坂时，应该是他们两走的最近的时候。可是那段期间，靖子正为了富坚先生的事很苦恼，不知怎么工藤先生好像也知道了。于是工藤先生就扮演起靖子的咨询顾问，好像就这么不了了之没发展成男女关系了。”

“可是花冈小姐离婚了，后来应该可以交往了吧？”

然而杉村园子摇摇头。

“工藤先生不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他一边提供建议让靖子和老公和好，等人家离婚了却开始交往，这样会让人觉得他本来就抱着这种目的。所以即使她离婚后，他们好像也打算继续维持好朋友的关系。更何况，工藤先生也有太太。”

杉村园子似乎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过世了，草薙觉得没必要告诉她，于是决定保持沉默。

她猜的应该很准，草薙想。在男女关系这方面，酒女的直觉远比刑警敏锐多了。

工藤果然是清白的，草薙确信。这样的话，看来应该把重心放到另一件事。

他从口袋取出一张照片，拿给杉村园子看。

“这个男人你见过吗？”

那是石神哲哉的照片，是岸谷趁他走出学校时偷拍的。由于是从侧边拍摄，石神并未察觉，视线正投向某个远方。

杉村园子露出讶异的表情。

“这个人又是谁？”

“这么说来你不认识？”

“不认识。至少，不是我们店里的客人。”

“这个人姓石神。”

“石神先生……？”

“你没听花冈小姐提过这个名字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没印象。”

“这个人在高中当老师，花冈靖子小姐没提过相关的话题吗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杉村园子歪着头，“到现在我还在常和她用电话聊天，可是从来没听过这种事。”

“那么靖子小姐曾对目前的男性交友关系说过什么吗？有没有找你商量或是告诉过你什么？”

草薙的质问，令杉村园子不禁露出苦笑。

“关于这点我也跟上次来的另一个刑警先生说过了，我从来没听她提过。说不定她真的有交往对象，只是没告诉我，不过我想应该不可能。靖子忙着抚养美里都来不及了，哪有空谈什么恋爱。上次小代子也是这么说。”

草薙默然点头。对于石神和靖子的关系，他本来就没指望能从这间店得到太大斩获，所以倒也不失望。不过，听到对方断言靖子毫无与男人交往的迹象，对于石神协助靖子犯案的这个推论，还是多少丧失了自信。

新的客人进来了，杉村园子露出有点在意那边动静的小动作。

“你说常和花冈小姐用电话聊天是吧？那最近一次，是什么时候聊的？”

“应该是富坚先生的事上新闻的那天，我吓了一跳急忙打电话给她。这点我也和之前来的刑警先生说过了。”

“花冈小姐当时反应如何？”

“没什么特别的，她说警方的人已经找过她了。”

草薙没告诉她，靖子指的警方的人就是她们俩。

“富坚先生来这里打听花冈小姐下落的事，你没告诉她吗？”



“我没提，应该说我说不出口，况且我也不想让她紧张。”

这么说来，花冈靖子并不知道富坚正在找她。换言之也就无法猜到他会去找她，自然也就不可能事先拟妥杀人计划。

“我本来想告诉她，可是那时她正开心地东聊西扯，我也就失去了开口的时机。”

“那时？”杉村园子的话，令草薙觉得有点不对劲。“你指的那时，是什么时候？听起来，应该不是最近一次打电话时吧？”

“啊，对不起。那是更早之前，应该是富坚先生来我店里三、四天之后。她在我答录机留了话，所以我回拨给她。”

“那是几号的事？”

“那是几号来着……”杉村园子从套装口袋取出手机。草薙以为她是要查阅来电和拨号记录，但她却叫出月历，看了之后抬起脸，“是三月十日。”

“啊？十日？”草薙不禁扯高嗓门，和岸谷面面相觑。“没有错吗？”

“对，我想应该不会错。”

十日那天，就是富坚慎二推定遇害的日子。

“大约几点？”

“这个嘛，我是等回家之后才打的，我想应该是凌晨一点左右。她好像是十二点之前打来的，可是那时店里还没打烊，所以我没接到。”

“你们大概聊了多久？”

“那时，差不多有三十分钟吧，我们每次都聊那么久。”

“是你主动打她的手机，对吧？”

“不，不是手机，我是打她家里的电话。”

“不是我要挑语病，那你的意思应该不是十日，而是十一日凌晨一点才对吧？”

“啊，是这样没错，如果说得更正确的话。”

“你说花冈靖子在你的答录机留言，请问她说了些什么？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告诉我？”

“当然就是说找我有事，叫我打烊之后回她电话。”

“她找你什么事？”

“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她说想跟我打听以前我治疗腰痛的那家指压按摩院……”

“指压啊……。之前她也会为了这种小事，主动打电话给你吗？”

“其实每次都不是为了什么大事，只是想找对方聊聊天。无论是我，或是她。”

“每次也都是这样在半夜聊天吗？”

“这没什么稀奇的，因为我干这一行，总是得忙到深夜才有空。不过平常我会尽量选假日再打，那次是因为她先打来。”

草薙点点头，但是难以释怀的疑虑并未抹消。

出了酒店，草薙一边走向锦系町车站，一边动脑筋。杉村园子最后那段话令他耿耿于怀。三月十日深夜，花冈靖子和她讲过电话，而且接的是家里的电话。换言之，这表示那个靖子正在家里。

事实上，专案小组内部也有人认为犯案时间应该在三月十日晚间十一点之后。这当然是假设花冈靖子就是凶手才拟出的推论。就算去KTV唱歌的不在场证明是真的，难道不可能是唱完歌才犯案吗？

然而没人强力支持这个推论。因为，纵使一出了KTV就立刻赶往现场，抵达时也快十二点了。之后，就算真的动手行凶，事后也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回家。通常这种犯人在这种时候绝不会搭乘会留下犯案线索的计程车。况且现场附近，也罕有计程车经过。

此外这也牵涉到那辆脚踏车的失窃时间，车子是在晚间十点之前失窃的。如果是故不疑阵，靖子在那之前必须去过条崎车站。如果不是故不疑阵，而是富坚自己偷的，那他偷车之后，直到快十二点和靖子碰面之前，这段时间去了哪里？做了什么？就成了一大疑问。

基于以上的考量，之前草薙他们并未积极调查靖子深夜的不在场证明。不过这下子就算真的着手调查，花冈靖子也有了不在场证明。这点令他耿耿于怀。

“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见花冈靖子的情形吗？”草薙边走边问岸谷。

“记得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当时，我是怎么问她不在场证明的？三月十日在哪里——我应该是这样问的吧？”

“细节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不过我想应该是这样。”

“然后她回答：一早就去工作，晚上和女儿出门。去看了电影，然后吃拉面，唱KTV。回家应该已经过了十一点——她是这样说的没错吧？”

“我想应该没错。”

“据刚才妈妈桑的说法，随后靖子就打了电话给她。而且明明没什么大事，还特地在答录机留言叫她回电。妈妈桑打过去时已过了一点，然后又聊了三十分钟左右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那时——我问她不在场证明时，靖子为什么没提到这件事呢？”

“为什么……应该是觉得没必要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草薙仁足，转身面对刑警学弟，“用自家电话和第三者说过话，这可以证明她在家喔。”

岸谷也停下脚，嘟起嘴，说道：“是没错，可是从花冈靖子的角度来看，只要说出外出地点，应该已经足够了。如果草薙先生进一步追问回家后的事，我想她应该会说出打电话的事。”

“真的只是这个的理由吗？”

“不然还能有什么理由？如果是隐瞒自己缺少不在场证明那还有话说，现在她可没提自己有不在场证明喔。前辈追究这点未免太奇怪了。”

草薙将目光从一脸不满的岸谷身上转开，径自迈步走出。这个刑警学弟，打从一开始就同情花冈母女，向他征求客观意见或许本来就错了。

今天白天和汤川的那番对话，又在草薙的脑中复苏。那个物理学者坚称，如果命案和石神有关那就决不可能是计划性杀人。

“如果是他策划的，他不会用电影院当作不在场证明。”汤川首先举出这点，“因为正如你们所怀疑的，去看电影的这种供述太没说服力了。石神不可能没想到这一点。此外，还有个更大的疑问：石神没理由协助花冈靖子杀害富坚。就算她被富坚苦苦折磨，以他的个性应该也会另谋解决之道，绝不会选择杀人这种方法。”

你的意思是石神不是那么残酷的人吗？草薙问。汤川带着冷静的目光摇头。

“不是感情上的问题，而是企图用杀人逃离痛苦的方法不够合理。因为杀人之后，又会因此产生别的痛苦。石神不会做那种蠢事。反过来说，只要合乎逻辑，就算再怎么残酷的事他也做得出来。”

那么汤川认为，石神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涉及本案？关于这点汤川的回答如下：

“如果他真有涉案，唯一的可能，就是处于无法参与杀人行动的状况下。也就是说当他掌握事态发展时，人早已被杀了。这时他能做什么？如果能隐瞒案子，他应该会这样做。如果瞒不住，他会拟出各种对策来躲避警方的追查。而且还会指示花冈靖子母女，面对刑警的质问该怎么回答，在哪个时间点该提出什么证据等等。”

简而言之，到目前为止花冈靖子和美里对草薙他们供述的一切，都不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意志，而是石神在背后操控下的结果——这就是汤川的推论。

不过这位物理学者，在如此断言后，又静静地补充说：

“当然，这一切纯粹只是我的推论，是在石神涉案的前提下做出的猜测。这个前提本身也可能是错的，不，我毋宁希望这是错的。我打从心底期盼，但愿这只是我自己想太多。”他说这话时的表情，罕见地苦涩，还带着寂寥。好不容易和老友重逢，可惜又要再次失去了——他甚至像是这样地害怕着事情的真相如他所料。

汤川为什么会对石神起疑，这点汤川终究还是不肯告诉草薙。看样子起因似乎是他看出石神对靖子怀有好感，至于他是凭着哪点看出来的，始终不肯透露。

不过草薙很相信汤川的观察力和推理力，他甚至觉得既然汤川抱着这种想法，那就绝不可能有错。这么一想，就连在“玛丽安”听来的消息，草薙也就能理解其背后的意义了。

靖子为何没告诉草薙三月十日深夜的不在场证明？如果她是凶手，既然事先已准备好不在场证明来应付警方的怀疑，照理说应该会立刻说出来。她之所以没这样做，八成是因为石神的暗示。而石神的指示一言以蔽之，想必就是“只做最低限度的交代。”

草薙想起汤川之前还不像现在这么关心本案时，曾经随口说出一句话。那时他们谈到花冈靖子是从电影简介中取出电影院票根，汤川听了是这么说的：“如果是一般人，不会连用来当作不在场证明的票根该保存在哪儿都精心设计。如果是考虑到刑警会来问才事先把票根夹在简介中，那对方可是棘手的强敌。”

过了六点靖子正想解下围裙时，一个客人进来了。欢迎光临她反射性地堆出殷勤笑脸，但一看到对方的脸不禁愣住了。她看过那张脸，不过跟对方并不熟。唯一一直到的，就是对方是石神的老友。

“您还记得我吗？”对方问，“之前，石神曾经带我来过。”

“啊，对，我记得。”她重新找回笑容。

“我正好经过附近，所以就想起了这里的便当。上次那个便当，味道非常好。”

“今天嘛……我想想，就买招牌便当吧。听说石神每次都买这个，上次不巧卖光了，今天还有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靖子去后面厨房转达后，重新解下围裙。

“噢？您要下班了吗？”

“对，我上到六点。”

“这样啊。那您现在要回公寓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，我可以陪您走一段吗？我有几句话想说。”

“跟我说吗？”

“对，也许该说是商量吧，是为了石神的事。”男人对她露出别有意味的笑容。

靖子感到莫名不安。

“可是，我对石神先生几乎毫无所知。”

“不会耽搁您的时间的，边走边说也没关系。”这个男人的语气虽然柔和，却霸道得不容别人拒绝。

“那么只有几分钟喔。”她无奈的这么说。

男人自称姓汤川，目前在石神毕业的大学担任副教授。等他的便当做好了，两人就一起离店。

靖子像平常一样是骑脚踏车来的。她推着车正要迈步，汤川说声“让我来吧”，就替她推起车子。

“您没和石神好好交谈过吗？”汤川问。

“对，只有他来店里时会打个招呼。”

是吗？他说，然后陷入沉默。

“请问……你要找我商量什么？”她终于忍不住问。

但汤川还是一样不发一言，知道不安弥漫靖子心头之际，他这才开口说：“他是个单纯的男人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是说，石神这个人很单纯。他寻求的解答，向来很简单。他绝不会同时追求好几样东西，而他用来达成目的的手段也很简单。所以他从不迟疑，也不会为一点小事轻易动摇。不过，这也等于表示他不擅长生存之道。不是赢得全部就是全盘皆输，他的人生随时伴随着这种危险。”

“请问，汤川先生……”

“抱歉。这样子，您一定听不懂我想说什么吧？”汤川苦笑，“您第一次见到石神，是在刚搬来现在这栋公寓时吗？”

“对，我去打招呼。”

“当时，您把在这间便当店工作的事也告诉他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开始光顾‘天亭’，也是从那时起吧？”

“这个……也许是吧。”

“那时，在和他寥寥可数的对话中，有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？什么小事都可以。”

靖子很困惑，她做梦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
“您为何要问这种事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汤川边走边凝视着她，“因为他是我的朋友，很重要的朋友，所以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可是他和我的接触，根本没什么大不了……”

“对他来说应该很重要，”汤川说，“非常重要。这点您应该也明白。”



看到他真挚的眼神，靖子莫名所以地起了鸡皮疙瘩。她终于醒悟，此人知道石神对她怀有好感，所以他想弄清楚是什么起因让石神喜欢上她。

想到这里，靖子才发觉自己一次也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不过她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她并非那种美得足以令人一见钟情的绝色美女。

靖子摇摇头。

“我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因为我真的没和石神先生说过几句话。”

“是吗？说不定，还真的就是这样。”汤川的语气变得比较柔和了，“您觉得他怎么样？”

“啊……？”

“您应该不至于没察觉他的心意吧？关于这点，您有什么想法？”

这个唐突的问题令她困惑，当下的气氛也不容她笑着敷衍了事。

“我对他倒是没什么特别想法……只是觉得他是个好人，头脑非常聪明。”

“您是说，您知道他头脑聪明，是个好人？”汤川停下脚。

“那个，呃，我只是隐约这样觉得而已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耽误您的时间不好意思。”汤川说着让出脚踏车的握把。“代我向石神问好。”

“啊，可是，我不一定会遇到石神先生……”

但汤川只是含笑点点头，转身就走了。靖子看着他迈步远去的背景，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。